

9132
0735

772892

汉语知识丛书



HÀNYŭ ZHĪSHI CÓNGSHŪ

词 汇

郭良夫



汉语知识丛书

词 汇

郭 良 夫

商 务 印 书 馆

1985 年 · 北京

汉语知识丛书

CÍHUI

词 汇

郭良夫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 3017·1404

1985年7月第1版

开本 787×1092 1/32

1985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72 千

印数 106,500 册

印张 3 3/4

定价: 0.55 元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1.1 概说	1
1.2 汉语词汇	2
第二章 语素和词	5
2.1 字	5
2.2 语素	7
2.3 词	8
2.4 构词类型	10
第三章 复合词和简称	24
3.1 复合词	24
3.2 复合词类型	26
3.3 复杂复合词	29
3.4 简称	31
第四章 词义	38
4.1 语音和语义	38
4.2 意义的层次	39
4.3 意义的广狭	42
4.4 意义的转换	47
第五章 同义、反义、异义和偏义	49
5.1 同义复合词和同义词	49
5.2 反义复合词和反义词	57

5.3	同音异义词	60
5.4	偏义复合词	63
第六章	词汇的发展	67
6.1	单音节词和双音节词	67
6.2	词的历史筛选	74
6.3	旧词	79
6.4	新词	81
第七章	词汇规范和词典	86
7.1	词汇规范和语言实际	86
7.2	规范和规律	91
7.3	词典	97
7.4	词典的字形、注音、释义和文风	104

第一章 绪论

1.1 概说

词汇是集体,是全部;语素是个体,是部分,是一个一个的;语素形成的词也是个体,也是部分,也是一个一个的。一个语言里头只有一个词汇,没有几个词汇,但是一个语言里头有许许多多的语素,有许许多多的词。

一个语言里头的语音是复杂的变化的;把复杂的变化的语音归纳起来,可以成为一套数目相当少的音位。音位虽然有辨别意义的异同(differential meaning)的功用,但是它本身并没有意义。例如汉语普通话里的/p/(饱p-)和/ph/(跑ph-)有区别意义的功用,但是/p/ /ph/ /m/ /f/ 并没有意义。偶然碰巧/a/是个叹词“啊”(由语素形成),/i/是个数词“一”(由语素形成)。这只能说是例外。严格说起来,“啊”这个语素是元音[a]加阳平声两个音位合成的,“一”这个语素是元音[i]加阴平声两个音位合成的。由此可见绝大多数的语素都不止一个音位,而且它总是开始有了意义的语言成分。

这种最简单而不能再分出另外的有意义的语言成分,这种词汇的单位,就叫做语素。

词汇有广义的,有狭义的。狭义的词汇指的是一个语言里头最后的意义单位,不管是什么性质的,也不管能独立的还是不能独立的,全部形成一系列的语素;这个全体就叫做词

汇。广义的词汇,不但可以包括狭义的词汇,而且还包括语素跟语素组合成的复合词。复合词有两种,一种是意义的结合不等于结合的意义,例如“火”是个语素,独立可以成词,“烧”也是一个语素,独立也可以成词。但是不能从“火”跟“烧”的意义得知“火烧”的意义,因为它变成了另外一种意义:表面没有芝麻的一种烧饼。还有一种,意义的结合等于结合的意义,但是不知道结合起来能不能成为汉语里所用的词。例如汉语里的量词后头跟一个名词,不能造成复合词,所以没有“斤肉”、“斤馒头”这样的词。可是象“斤饼”、“斤面”都是复合词。解放前,北京的人力车夫和其他劳动人民就常常到小饭馆去吃斤饼或斤面。又如“年级”也是一个复合词,比方可以说:“他的年级可不低了。”

词跟词组合起来成为词组。词组也有两种,一种是它的意义不是字面意义加起来的,而是另有一种特别的意义,例如“走过场”指“作假”,“有意思”指“有趣”。这种熟语性的词组,都具有词汇意义。另外也还有一种,它的意义就是字面意义加起来的,象“悲欢离合”、“志同道合”。这种词组的组合比较固定,比如“悲欢离合”只能作有限的变换,说成“离合悲欢”,“志同道合”简直不能变动。这种固定的组合就是成语;成语是可以收入词典的。熟语、成语、有特殊意义的词组,这些也都是词汇所要研究的对象。

1.2 汉语词汇

我们要讨论的是现代汉语词汇。现代的很多词语当然是古代所没有的,但是现代汉语是从古代汉语来的,所以也有很

多词语是从过去沿袭下来一直在用的。一方面要注意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的区别，另一方面也要注意现代汉语继承古代汉语的部分。

普通话词语和方言词语，特别是在日常生活方面，差异是比较大的。例如普通话说“吃晚饭”，鲁西南地区说“喝汤”。同样的一个名词，各方言的含义并不一致。例如普通话里的“大头菜”，指的是一种“芥菜”，而河北和东北有些地区说“大头菜”指的是“洋白菜”。可是在政治经济和科学技术方面，因为都是新的词语，除了语音之外，简直是到处通用，普通话和方言在这里没有什么区别。

专用术语和通用词语不同，这是容易明白的。有的词既是专用的，也是通用的。例如“信息”既是信息论的专用术语，也是通用语，象“商品信息”只是“商品消息”的另一种说法而已。随着科学技术知识的普及，信息论的术语“信息”也会变成通用的。更重要的是，许多专用术语常常没有精确的解释，例如艺术上的有些用语，一般语文词典所给的释义并不准确。例如：

塑造 用石膏或泥土等可塑材料塑成人物形象。

塑像 用泥土、木料、金属塑造的人物形象。

只有“泥土”是可塑材料，可以用来塑造，而“石膏”、“木料”、“金属”都不是可塑材料，都不能用来塑造。所以要紧的是，把专用术语和通用词语的含义统统弄清楚才成。科学技术用语、文化艺术用语的不统一，固然由于不够规范所致，但是为什么不够规范？根本原因还在于没有把这些专用术语和通用词语的含义完全弄懂。只有结束混沌状态，才能促进词语的

规范。

书面语和口语具有不同的风格；可是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书面的词语和口头的词语，基本上是一致的。

语言是一种社会历史的产物，汉语当然也是如此。我们研究汉语词汇，就要努力去把全部词汇整个儿地记录下来，并且把研究结果总结在词典里。

第二章 语素和词

2.1 字

字,是语言的单位,也是文字的单位。跟“字”最相近的语言学上的单位是语素。

2.1.1 语言的单位和文字的单位

一说到“字”,识字的人通常立刻会想到纸上写的字,即所谓“白纸黑字”。其实汉语里的“字”,固然可以指纸上写下来的,不过并不是只有写下来的才是“字”,口里说的,一样可以是“字”。所以“字”可以是说话的单位,语言的单位,也可以是文字的单位,书写符号。有时候指的是这个,有时候指的是那个,有时候既是指的这个又是指的那个。一个识字的人说:“你怎么把这个字写错了?”这当然指的是书写符号,字的形体。可是不识字的人也都会说:“谅你也不敢说一个‘不’字!”或“还帐的事儿,他可一个字也没有提!”由此可知,“字”多半倒是指的语言上的单位,而不一定是指文字上的单位。

2.1.2 字的形音义

中国传统的语言文字之学向来讲“字”的形、音、义。字书是研究字形的,韵书是研究字音的,训诂是研究字义的。当然,三者之间是有联系的,所以它们各自的界限也并不是十分清楚的。

一般说,一个字是一个语素,一个字是一个音节。就汉语

说,一般一个字是一个音节,就日语说,日文中所用的汉字则不一定,一个汉字用音读时,有的是一个音节,如“基”(き)、“经”(けい),有的是两个音节,如“国”(こく)。一个汉字用训读时,可以读成更多的音节,如“私”(わたくし)。

一个字,一个汉字,也可以是一个非音节性的卷舌“儿”(-r)尾。例如北京话的“花儿”、“鸟儿”,各是一个音节。表示发音上卷舌作用的“儿”尾,虽然不成个音节,却是一个字。这个“儿”字,是个语素。这个语素的意义,是标志名词的,也是表示微小的。

表示人称复数的“们”字(例如“我们”),表示情态的“么”字(例如“怎么”)可以说是不成音节的 m。这种 m 虽然不算是一个音节,但可以说是一个半音节。这个半音节却代表了两个字,两个语素:一个是“们”,一个是“么”。

一个字,是一个语素,却还不成一个音节,比一个音节还要小,这种情形很少。还有一种情形也比较少,那就是两个字、三个字,或更多的字,才成为一个语素。例如:薄荷、鹧鸪、托拉斯、蒙太奇、孟什维克、布尔什维克、德谟克拉西。

中国人向来的习惯,单字,单音节的字,就是一个有意义的单位。如果一个单字、单音节的字没有意义,至少识字的人都会觉得不对劲儿。比如“葡萄”本来是个外来语的对音,这两个字才构成一个意义单位。可是古书上又写成“蒲桃”,好象也是一种什么桃似的。又比如“十四行”,是欧洲的一种诗歌体裁,十四行一首。这“十四行”也译作“商籁”,是法语的对音。古代以商为五音(宫、商、角、徵、羽)之一。商声凄厉,与肃杀之秋气相应,所以商秋同义,可以称秋为商。籁,泛指声

音。商籁,这个音译词,却成了典雅的,有诗意的名称了。这个事实说明,完全没有意义的音节、完全没有意义的字,在说汉语的人的心理上几乎是难以接受的。

2.2 语素

语言是语音和语义的结合体,语素是最小的语音语义结合体。我们已经说过,音位没有意义,语素才开始有意义。所以语言学上给语素下的定义是:最小的有意义的语言单位。

附带应该说的是:中国传统的语言文字之学里所说的“字的形音义”,“形”指的是文字的形体。语言学上所说的“形式”,指的是语音的形式。

2.2.1 汉语的语素

汉语的语素,单音节的是绝大多数。一个比较复杂的理论问题是,多音节的语言形式,还能不能分析出有意义的小单位来。不同的人就可能有不同的回答。但是一般的情形还是比较容易确定的。例如“灯罩子”,总是三个语素不成问题。不管文化程度高的,文化程度低的,甚至不识字的,都会作出同样的回答。又如“蝴蝶”,不管是说还是写,总是一个语素也不成问题。但是中间的情形更多,例如“广播”,有人把它看成一个整体,也有人把它分析成“范围广大”加“传播”,另外象“如果”、“麻烦”、“组织”等等都是这样,可以看成一个整体,也可以分析地看,虽然都把这些语言形式看成复合词。

除去少数多音节的语素,个别半音节的语素以外,一般可以这样说,一个字就是一个语素。虽然不能说语素跟“字”相等,但是以有文化的人的分析为准,比较容易得到大体一致的

看法。语言的单位跟文字的单位也不必定相当，但是如果文字系统对语言有定型作用，那么文字的记录就能让我们更加认清语言。汉语的语素是容易辨认的，语素跟语素的界限十分清楚明白。

2.2.2 自由语素和粘着语素

一个能单说成话的语素，是自由语素。例如问：“你看戏还是看电影？”可以回答说：“看戏。”也可以回答说：“戏。”一个不能单说，只能跟别的语素连在一起说才成话的语素，是粘着语素。例如“影”这个语素总是跟别的语素连在一起出现，象“电影”、“摄影”、“影戏”、“影子”、“影儿”等。所以“影”是一个粘着语素。“戏”虽说是个自由语素，可是它也常常跟别的语素连在一起出现，象“戏剧”、“戏法儿”、“京戏”、“皮影戏”等。因此可以说，粘着语素永远是粘着的，自由语素仅仅有时候是自由的而已。形成感叹词的自由语素，可以算是一个例外，不需要粘附在别的语素上边。

2.3 词

辨认汉语的语素比较容易，因为语素跟语素的界限十分清楚；辨认汉语的词比较困难，因为词跟词的界限不容易划分。但是不管怎样困难，我们必须找到一条适合汉语实际的定义。

2.3.1 词是最小的自由单位

词是比语素高一级的语言单位。美国语言学家布龙菲尔德(Leonard Bloomfield 1887—1949)给词下的定义是：“最小的自由单位。”一个语素也好(例如“纸”)，一个以上的语素也

好(例如“语言”、“现代化”),只要单说成句的,就是最小的自由单位,就是词。所谓最小,就是不能再分出单说成句的部分来;所谓自由,就是单说可以成句。但是这个定义太严格了,不能概括汉语的事实,因为汉语的粘着单位,虽不自由可也不能不说是词,例如助词。好比“我是昨天到北京来的”,其中的“的”,虽然是个粘着单位,到底还得承认它是词。

2.3.2 词是音义的结合体

法国语言学家梅耶(Antoine Meillet 1866—1936)给词下的定义是:“一个词就是意义跟一组声音约定俗成的结合体,而这种声音在语法上有它的功用。”这样的定义又太宽了。它不仅适用于词,也适用于比词小的语素,比词大的单位,甚至适用于整个语言,因为语言本来就是音义结合体。这宽泛的定义,很难用来说明汉语的词。

2.3.3 可能的停顿标志词的界限

赵元任(1892—1982)说:用停顿跟可能的停顿作词的记号,以辨认词的界限,这倒是一个好的办法。例如这样一个句子:“今天我要上理发馆去理发。”词跟词之间,就有各种可能的停顿,停顿语气词和犹豫的声音。“今天”或“我”后头,可以有一个简单的停顿/,/,或者加一个停顿语气词“啊”、“么”、“呐”、“吧”。动宾式复合词“理发”包括自由语素“理”跟粘着语素“发”,和词组“理头发”不一样。“理”跟“头发”都是自由的,因此如果在“理”字后停顿了一下,还可以从“头发”接着说下去。但是在说“理发”的时候,“理”字后头如果有犹豫,仍须重复“理”字,说成“理发”,中间不能停顿,因为“发”字是粘着语素,它一定得跟别的语素连在一起。

两个自由语素可以构成一个复合词,如象“煤山”,也可以形成两个词,合成一个词组,如象“没山”。说“煤山”的时候,如果在“煤”字后犹豫了一下,继续再说仍须整个儿地说一遍“煤山”。说“没山”的时候,“没”字可以拖长,然后再说“山”。

一个说话的人,不管是什么原因,在一个多音节词中间停顿了一下,重新继续说下去的时候,总不能从停顿的地方开始,而一定要把整个儿的词从头儿再说一遍,并且中间不能停顿。所以说用可能的停顿作标志,可以把词跟词的界限划分开来。

2.4 构词类型

构词,指的是词的内部构造,构词学研究的是词的内部关系。

古代汉语里的词,大多数是单音节的;现代汉语里的词,大多数是双音节的。因此,很多原先是单音节的词,现在成了粘着语素,只出现在复合词里。一些原先是复合词里的粘着语素,现在失去了词根的意义,变成了附加成分,标志所造成的词的功能。

单纯词由一个自由语素形成,无所谓构造。合成词是由语素跟语素组合而成的。这当然就有了构造的问题。

现代汉语的构词方式有三种:一、重叠,二、附加,三、复合。先说“重叠”和“附加”,第三章的“复合词”就是讲的“复合”。

2.4.1 重叠

(1) 重叠式名词

重叠形式 X·X，常常用于亲属的称呼。例如“妈妈”、“爸爸”。“妈”用于直接的称呼，就可以单说，不一定用重叠式。“爸”也可以用于直接的称呼，但不如重叠式常见。“舅舅”跟“舅”的情形也差不多是这样。其他亲属的称呼还有：

爷爷 姑姑 哥哥 弟弟

奶奶 姥姥 姐姐 妹妹

这些重叠形式的第二个音节都读轻声，第一个音节如果原来是上声的，在重叠式里就变成半上声，象“奶奶、姥姥、姐姐”里的第一个音节就读半上声。

亲属以外的重叠式名词不多，例如只有“星星、宝宝、娃娃”等少数几个。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星”是正式的说法，而“星星”是口语。

此外象“蛐蛐儿、蚰蚰儿、猩猩、饽饽”，这些都是音节的重叠，不是语素的重叠。“蛐、蚰、猩、饽”等不单独出现，因为它没有意义。再有就是：“本本”（“书本”或“本子”）、“兜兜”（“兜肚”）、“头头儿”（某集团为首的人）。

（2）重叠式量词

单音节量词重叠形式 XX，不带轻声，表示“每”的意思。

例如：

篇篇 张张 句句

“篇篇”就是“每一篇”。这种重叠形式，常常加上后缀“儿”。

例如：

个个儿 本本儿 棵棵儿

“个个儿孩子都可爱”，就是“每个孩子都可爱”；但是不能说成“他爱个个儿孩子”。

双音节量词都不能重叠,比如“每加仑”不能说成“加仑加仑”。从外语来的新兴量词,即使是单音节的,也很难重叠。比如“每令纸”不会说成“令令纸”,“每吨货物都很好”,也不会说成“货物吨吨都很好”。只有少数外来的新量词可以重叠起来用,例如:“买了几磅肉,磅磅都很新鲜。”

(3) 重叠式动词

动词重叠形式,有单音节动词重叠和双音节动词重叠,表示动作的短暂和动作的随意。

单音节动词重叠形式里的第二个音节都是轻声,第一个音节原来是上声的就变成阳平。例如:

想想 写写 养养(例如“养养花儿”)

注意,这跟重叠式名词的变调不同,例如上述亲属的称呼“姐姐、奶奶”跟动词重叠“想想、写写”的变调就不同。

双音节动词的重叠形式 XY.X.Y, 后两个音节读轻声。

例如:

溜达溜达 打扮打扮 倒腾倒腾

(4) 重叠式形容词

形容词重叠形式,有单音节重叠和双音节重叠。

单音节形容词重叠形式 XX 儿的,例如“轻轻儿的”,第二个音节本来是阴平,在重叠形式里仍然是阴平。第二个音节如果原来不是阴平,在重叠形式里一律变读阴平。例如:

薄薄儿的 好好儿的 慢慢儿的

正式的说法,如象“您慢慢调查了解吧”,第二个“慢”字仍然可以不变,还是去声,但是在口语里,就一定会变调。

双音节形容词重叠形式有两种: X.XYY 和 X.liXY。这